

三海見聞志

適園主人編

前言

《二海見聞志》三卷，原題適園主人編。

適園主人，據今人吳空考證，當為李景銘。吳空在其所著《中南海史跡》一書的參考書目中，直接引作「李景銘《二海見聞志》」。李景銘字石芝，福建閩侯縣人。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進士。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他與方兆鰲東渡日本，考察郵政，合編《調查日本郵電學堂報告書》二卷。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被選為政治會議員，出任北京政府財政部賦稅司司長。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任財政整理會專門委員會第二股主任，同時兼任財政部印花稅處總辦、稅務處第二股幫理。民國十六、十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任財政部參事。後曾任偽臨時政府北京特別市社會局局長，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免職。

李景銘雖然是一位政府官員，但對文化事業情有獨鍾。繼《二海見聞志》之後，他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為古學院編訂《製藝選讀》，收錄清朝比較優秀的八股文。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他又編著《閩中會館志》四卷、《安徽會館志》二十

六卷，專門論述北京的福建會館和安徽會館，深受時人贊許。

本書是作者任財政整理會專門委員時，所寫的關於三海的見聞隨筆。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在清代為皇家的西苑，入民國後，中南海變為政府機關辦公地，北海則陸續開放為公園。財政整理會在南海涵元殿正北的香宸殿附近，作者的辦公室則在不遠處的長春書屋，這裏曾是翁同龢教光緒帝讀書的地方。作者在自序中說：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餘暇，每『偶過一樹一石，一亭一榭，必下車探訪，披荊拔棘，考其舊跡，默誌小冊中。晚則呼燈檢《春明夢餘錄》、《日下舊聞考》，互相校證，間以《金鰲退食筆記》所記載者，考其廢興之跡，詳其遞嬗之原』，三個月寫成此書，『蓋得之親見者半，得之傳聞者亦半』。內容寫三海各處的景觀，每處都記其外貌，詳其沿革，聯繫有關的歷史事件，描述當時的情況，甚至時發感慨。

本書所記三海，上接康熙年間高士奇的《金鰲退食筆記》，寫近三百年的苑圍變遷。但在考證歷史時，又不限於康熙以後，往往追述到元、明，甚至遼、金，祇是《金鰲退食筆記》、《日下舊聞考》所載者，本書所記稍畧，有時也引用這兩本書的內容，以資參考。

第一卷寫南海，從故宮西南的西華門寫起。從西華門往西，遙相對應的就是西苑

門。這裏是西苑的正門，也是作者上班的必經之路。入門可見太液池，沿太液池往南有德昌門，德昌門西爲勤政殿，勤政殿南爲仁曜門。南海的記敘以仁曜門爲中心：往西有結秀亭，是康熙養蠶之地。再西爲豐澤園，園內有惇敘殿，殿東爲菊香書屋，殿後爲澄懷堂。仁曜門東，沿太液池有崑崙石，渡橋有垂虹亭，又沿堤東南有俯清泚。俯清泚北爲淑清院，左渡有韻古堂，堂東有流杯亭。仁曜門南爲翔鸞閣，閣南正中隔水相望爲涵元殿，涵元殿正北是香宸殿，正南是迎熏亭，爲南海風景最佳處。仁曜門西的豐澤園，其南隔水相望有純一齋，純一齋之東爲春耦齋，再北爲居仁堂，居仁堂以北有懷仁堂、紫光閣。以上是南海。第二卷寫中海，首先寫三海的劃分。太液池本來是相通的，明末已有『三海』之稱，所以乾隆《御製悅心殿漫題》詩云：『液池祇是一湖水，明季相沿三海分。』清初宮中呼瀛臺南爲南海，蕉園爲中海，五龍亭爲北海。現在以瀛臺以南、新華門以北爲南海；大禮堂以北、萬善殿以南爲中海；承光殿以北、五龍亭以南爲北海。中海、南海以西苑門內的水閘爲分界綫，中海、北海以金鰲玉蝀橋爲分界。中海仍然從西苑門寫起，門內北偏爲清軍機處舊址。往西北行約半里，有船塢，藏清代龍舟兩三隻。再前行約一里，卽爲芭蕉園。園內有臨漪亭、釣魚臺、水雲榭，還有佛教殿宇萬善殿、千聖殿。千聖殿東西有朗心、悅性二樓。萬善殿

內東院房六間爲內監學舍，原是舉人教小太監讀書處，乾隆認爲僧舍，書館不宜相對，因此將書館移至別處。中海的景觀祇有這幾處，在歷史上作用不大，所以這一卷篇幅短小。第三卷寫北海，從金鰲玉蝀橋寫起。橋東有團城，內有承光殿、玉甕亭、敬躋堂、朵雲亭、餘清齋等。團城之北，通過積翠堆雲橋，可達水中的孤島瓊華島。這裏在清代爲永安寺，有普安殿、慶霄樓、閱古樓、碧照樓、漪瀾堂，還有著名的北海白塔。由瓊島東過陟山橋，沿岸往北有藏舟浦、濠濮間、春雨林塘，最北到親蠶殿，折而往西爲碧鮮亭、抱素書屋、鏡清齋、西天梵境、九龍壁、澄觀殿、五龍亭、闡福寺等。以上爲三海的主要景觀，也是作者的導游路綫。每到一處，有房屋幾間，朝向如何，匾額內容，室內擺設，歷史變遷，都有詳細的記載。

乾隆以後至民國年間的建置沿革、歷史事件、奇聞逸事，是本書的重點。一入西苑門，在樹木蔥鬱的太液池邊，作者就引用《翁同龢日記》，講了一段這裏爲甚麼沒有榆樹的趣事：『西苑多榆樹。今年樹生蟲，一日墜皇太后衣襟，螫手，乃命凡榆樹盡伐之。』於是百餘年之榆樹，一伐而光。豐澤園內，從康熙親自耕田植桑，寫到光緒帝的最後一次演耕，後來袁世凱在這裏辦公，整個豐澤園變成公府秘書廳。寶月樓上，寫乾隆使西域回部移住長安街，思鄉的香妃望見回子營，如見故鄉。人民國後，寶月

樓改爲新華門，取新中華民國之意。瀛臺涵元殿，主要寫『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囚禁於此，『欲飛無羽翼，欲渡無舟楫』，牆上御筆題字皆託名『臣全忠敬書』，不敢以帝王自居。後來袁世凱又將黎元洪幽禁於此，乃蹈襲西太后之故智。居仁堂則從西太后所建海晏樓，寫到袁世凱向隆裕皇太后奏請禪讓，馮國璋、曹錕時這裏改住眷屬，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段祺瑞執政時在此拘禁曹錕，不到一年段氏又匆匆離職。懷仁堂原爲儀鸞殿，八國聯軍入侵，統帥德瓦西曾居於此，西人一炬，可憐焦土。慈禧又重建爲佛照樓，改爲西洋式。袁世凱在此樓接見外賓，黎元洪、徐世昌兩總統在此祝賀元旦，曹錕則改爲府眷住所。紫光閣內主要寫乾隆爲平定伊犁回部叛亂、大小金川叛亂的功臣所作的像贊，由往日的文治武功批判當時的軍閥混亂和文風頹靡。中海的蕉園，主要寫萬善殿的盛衰。北海重點寫南面的團城和湖心的瓊華島。團城的承光殿從遼金以來，時廢時建，乾隆御筆已改爲咸豐、慈禧的聯額，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的政治會議，則透露出袁世凱恢復帝制的野心。殿內的玉佛、殿外朵雲亭的玉甕，都有不平凡的來歷。瓊華島從遼太后的梳粧臺，宋徽宗的艮嶽石，歷金、元、明、清，寫到當時尚存的法輪殿、慶霄樓、閱古樓、白塔等。瓊島之外，太液池的東岸、北岸、西岸，記載較畧。

關於財政整理會和有關財經方面的記載頗多，是本書的一大特點。這與作者的職務有關。如：仁曜門南的翔鸞閣『廣七間，左右延樓迴抱，合十九間，今爲財政整理會司閫處。』瀛臺涵元殿的東室是光緒駕崩之所，『財政整理會同人常聚餐於此，追懷舊事，不禁愴然。』香宸殿正室西方有門，『入門卽爲整理會會員室，及名譽會員室。東方有門，門上懸「日新」二字匾額，入門又一室，懸「敬勝」二字匾額。再入卽爲整理會會長及顧問辦公室。殿中正中爲會議廳，每逢星期五日，在會同人討論關稅問題。冬則積雪照牕，夏則熏風入檻，不分寒暑，聯席會談。』香宸殿有東廂三楹，卽整理會會客廳。』西廂三楹，亦係整理會客廳……顏駿人任財政整理會會長，曾宴外賓於此。』

三海當時還有禁區，爲作者見聞所不到處。如：仁曜門西，結秀亭北，原清聖祖養蠶處，已變爲軍事處。再往西過豐澤園有崇雅殿，『是爲軍事處第三廳』。在鈔錄了《口下舊聞考》所載的幾副對聯後，作者寫道：『今以軍事機密之地，未便窺尋，故聯額存否，當待考證。』這是人爲的禁地。中海千聖殿後，東西分別有朗心樓、悅性樓，在引用了他書的三副對聯後，作者寫道：『今年九月，徘徊樓下，以樓鑰堅閉，不得窺見聯語之留存否也。』這是因庭院荒廢、無人管理造成的禁地。

作爲一部見聞志，書中時時閃現作者個人的身影，或者披星戴月，赴路上班，或者優游園中，尋幽探勝。如在第一卷末尾敘述冰牀的用法和歷史後寫道：『今府費支絀，冰牀不備，車亦無多，在職者每屆冬令，狂風迎頭，飛雪撲面，涕淚交至，全身盡僵，大有欲行不得之勢。因念清時創製冰牀，具有深意。』第二卷開頭又寫道：『自西苑門迤西南行，有一板橋，夾以朱欄。今年久傾圮，加以橋木朽腐，通行汽車恐有危險，故重修而一新之。』這是作者上班的必經之路。其《中海雜詠》詠朱欄橋：『自笑浮沈一冷官，破車日日過朱欄。』作者自註：『每早入值，均過此橋。』南海迎熏亭西北有一高臺，名『八音克諧』。『八音克諧之北爲長春書屋。余在財政整理會時，常住此辦公。』作者面對這裏的奇石，大講其對石的愛好；在中海後面的福華門，又寫到夏季散值，出此門到護國寺看花；在中海水雲榭，寫陪各省實業代表游玩；在北海團城內，又講到如何辨認松栝。此外，作者還有收藏文物的愛好。中海朗心樓有乾隆御書對聯：『花宮具見嚴而妙，別室還饒靜且佳。』悅性樓聯曰：『洗不期其箏笛耳，悅原契此淨明心。』作者說：『以上兩聯，余於前數年由琉璃廠購得，絹地草書，什襲藏之，尊宸翰也。』瓊島上有蟠青室、酣古堂、古遺堂，乾隆都有七言詩詠之。在鈔錄諸詩後，作者寫道：『以上三詩，劉石菴奉勅書之，今藏余家。』劉石菴卽劉墉，是清代

著名書法家，其書法真跡不知李景銘何以得之。瓊島永安寺東北有智珠殿，『殿之正壁有《御跋文殊菩薩經》，似是金青所製，年久泥漆殘破，散擲滿地，任人踐踏，半幅字猶完整，半幅則爲風雨所蝕，字皆瓦碎，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五日，因北海開賑災大會，過而心傷之。翌晨訪公府稽查官臧志仁，得其許可，收拾零碎，補綴而裝潢之，督漆工改爲琴聯六、橫幅一。上下文字雖不連屬，然三百年宸翰，得於風淋雨蝕之餘，什襲感之，似亦考古者所樂聞也。』

本書作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十五年（一九二六）的內容也有補入。但書中稱『今』者，卻以民國十三年爲限，即曹錕當總統時。作者每到一處，必考其匾額、對聯，錄其詩文。有時錄《日下舊聞考》之文，辨其存否，有時收錄《日下舊聞考》所未收者。如南海 淑清院之作，收入《日下舊聞考》，而流杯亭一詩，則《舊聞考》所未錄者。也有一些未能鈔錄，如北海養魚亭，『四柱刻詩均滿，《日下舊聞考》俱未收錄，惜未攜楮墨，不及備鈔，異日當續補之。』這些詩文對研究三海極有價值，但可惜有許多錯字。作者在講建置沿革時，多處引用《金鰲退食筆記》、《日下舊聞考》、《國朝宮史》等，引文也多有錯訛。

我們這次標點整理以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京城印書局鉛印本爲底本，其中的

錯謬之處，我們根據所引各書作了更正。南海迎薰亭南的十塊石碑上刻有乾隆與衆大臣合作的柏梁體詩，北海玉甕亭四角的楹柱上刻有約四十位大臣的詠玉甕詩，年久風蝕，字跡漫漶，作者鈔錄時已有闕文，現在更是模糊不清。後者我們根據楹柱作了校對，祇有一半能看清，前者未能親自核對，又沒有從別書中查到，祇好付之闕如了。

本書多引乾隆詠三海的詩文，而《永安寺記》、《闡福寺記》、《修建北海闡福寺碑文》三篇未收。《北海紀要》是對北海的簡要記錄，《北海舊聞叢載》匯集歷代史書中對北海的記載，《北海各殿宇聯額匯錄》則是對匾額和對聯的匯編，《北海靜心齋記》是民國時外交總長陸徵祥居住於靜心齋的經歷。以上七篇選自《北海公園景物畧》一書，可以對《三海見聞志》有所補充。

《三海見聞志》是從地理的橫的角度介紹三海，老鶴的《北海滄桑史》則是從歷史的縱的角度介紹三海。此文刊登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月廿一日《世界日報》，與原載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二十五日《京報》上的松壽的《談北海》內容基本相同，兩者或是一篇，祇是筆名不同。我們以前者為底本，用後者作了參校。寄蜉的《都門名勝》又名《知恥齋叢鈔》，民國年間懿文齋鈔本，祇存《三海》一篇。作者也是民國間人，所記歷史掌故可補《三海見聞志》之缺，故亦附錄於此。

另附《北京城內全圖》和《北京分區詳圖》中的北海部分，兩圖分別繪製於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與書中所述相比，地名有所變化，內容也不夠精細，但還可以參考。

由於原書問題較多，筆者水平所限，難以全部改正。錯誤之處，恐難避免，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楊之峰 李誠

二〇〇二年十月八日

目錄

三海見聞志序	適園主人	(一)
三海見聞志卷一	南海	(一)
三海見聞志卷二	中海	(六〇)
三海見聞志卷三	北海	(六九)
三海見聞志書後	吳廷燮	(一三二)
附錄		(一三三)
永安寺記		(一三五)
闡福寺記		(一三六)
修建北海闡福寺碑文		(一三八)
北海紀要		(一四〇)
北海舊聞叢載		(一四四)
北海各殿宇聯額匯錄		(一五四)

北海靜心齋記	陸徵祥 (二七九)
北海滄桑史	老鶴 (二八二)
都門名勝	寄蜉 (二九七)
北京城內全圖	
北京分區詳圖 (北海部分)	

三海見聞志序

昔高江村在清聖祖時，以侍講學士賜居太液池西，得朝夕策馬過金鰲玉棟橋，望苑中景物，七閱寒暑。退食之頃，偶訪曩時舊制，證以老監傳聞，乃成《金鰲退食筆記》一書。遂自豪於衆曰：『居者既以守近而不知，過者可以勿遽而莫曉。余生何幸，移家其間，炊煙燈火，鄰於紫極，表而出之，誠如身到海外三山也。』嗚乎！余之遭際，焉及高學士之盛？但以微員末秩，幸廁府職，自去歲迄今，朝過西苑，夕出月門，每念『守近不知、勿遽莫曉』之語，常自惕於心。且以高江村後，迄今將近三百年，苑囿變遷，從無紀錄，及今不表而出之，則後之人將無述焉。故偶過一樹一石，一亭一榭，必下車探訪，披荆拔棘，考其舊跡，默誌小冊中。晚則呼燈檢《春明夢餘錄》、《日下舊聞考》，互相校證，間以《金鰲退食筆記》所紀載者，考其廢興之跡，詳其遞嬗之原。曩三月而已盈帙，命名曰《三海見聞志》。蓋得之親見者半，得之傳聞者亦半，非敢侈言紀述也。祇以烽火彌天，干戈滿地，謝絕酬應，閉戶無聊，吮墨含毫，姑用自遣。然而回首康乾，有如天寶，徘徊故苑，不盡所悲，蔓草銅駝，觸目皆是。

而今而後，再越三百年，或五百年，閱吾此志者，更臨此地，吾不知後人感慨，視吾何若也。民國十三年舊曆甲子八月適園主人序。

附註：是編雖成於甲子八月間，乙丙年事亦有陸續加入者。

三海見聞志卷一

南海

西華門，俗亦稱爲內西華門。其西爲西苑，榜曰『西苑門』。入門爲太液池，源出玉泉山，樹木葱鬱，但無榆樹耳。蓋考《翁文恭日記》癸未九月二十日載：『西苑多榆樹。今年樹生蟲，一日墜皇太后衣襟，螫手，乃命凡榆樹盡伐之。』於是百餘年之榆樹，無子遺焉。不知此事者，必習而不覺也。循池東岸行，爲德昌門，今已廢矣。門內卽爲勤政殿，民國十四年段合肥執政，曾在此召集善後會議。殿爲圓形式，頗合議場規制。袁項城亦在此接見外賓。殿址均無存，惟餘『勤政』二字匾額，聖祖御筆也。

殿後爲仁曜門，今亦已廢。《日下舊聞考》載：仁曜門西屋數楹，聖祖養蠶地也。建亭於橋，榜曰『結秀』。又西一水橫帶，稻畦數畝，爲豐澤園。聖祖每親臨採農桑；世宗歲耕藉田，先期演耕於此；高宗舉行舊典，屢有演耕藉禮詩，又因大學士傅恆奏凱金川，率領諸將還朝，賜宴豐澤園，賦詩紀盛。園內爲惇敘殿。殿舊名崇雅殿，乾

隆壬戌宴王公於此，聯句賦詩，因移崇雅殿額於別殿，易名惇敘殿，額曰『睦親九族』，聯句云：『彝訓念貽謀，本支百世；仙源長寫慶，華夢一生。』又曰：『玉水涵波遠，瓊枝挹露榮。』皆高宗御書。又《御製惇敘殿柏梁體聯句詩序》云：『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敘殿，法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皇祖者，或俟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來，未舉和會之典，親親之誼疏焉，則亦命人今日之座，凡六十有二人。其以事故是日未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自黃虞以來，有大德者之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壽，如我皇祖者，其誰耶？即子孫之繁衍，雖文王不得尚之』云云。殿東爲菊香書屋，殿後爲澄懷堂，堂額爲聖祖御書。康熙初年，詞臣嘗於此進講。堂內額曰『觀衆妙』，聯曰：『心田喜色良先玉，鼻觀眞香不數蘭。』東室聯曰：『偶在參天一，閑憑味道腹。』菊香書屋聯曰：『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淨香。』澄懷堂、菊香書屋均有御製詩。堂北有樓，榜曰『遐矚樓』，上下七楹。樓上聯曰：『體物豈緣誇麗藻，撫時端藉勵雄心。』又曰：『千疊雲峯空外迴，三農雨露望中深。』樓下聯曰：『牕通碧水蒼山外，人在光風霽月間。』東室聯曰：『擬景眞無畫，會心迥不同。』西室額曰『圖史自娛』，聯曰：『點綴雲峯留玉宇，參差